

宗教

植根于本土，也受外来影响



伊势神宫荒祭宫

伊势神宫是神道的中心性神社，祭祀着传说是皇室祖神之一的天照大神。

日本宗教的历史是各宗教传统之间相互影响的漫长过程。在欧洲，由于基督教的盛行，压制了其他宗教的发展。与欧洲相反，从日本建国初期直至现代，日本本土的神道始终都是日本人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佛教于6世纪传入日本起，神道和佛教即开始相互影响，这是日本宗教的显著特征。这种交互影响的最为明显的例证便是“本地垂迹” (honji suijaku) 说，按照这一理论，神道的神 (kami) 乃是佛教诸神的化身。

儒教和道教是日本宗教中的另外两个“进口宗教”，一千多年来，他们在日本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国的形成时期（公元6—9世纪）以及后来的江户时期（1603年—

1867年），儒教的教义对日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儒教相比，道教在日本的影响就比较难以追根溯源，人们仅可在中国历法的使用和一些流行的信仰当中寻觅到道教影响的踪迹，如算命和卜卦等。

神道 (Shinto)

“神道”一词，经常被翻译为“诸神之道”，在日文中用两个汉字表示。第一个汉字单独使用时念成“kami”，意思是“神”、“神性”或“神的力量”；第二个汉字的意思是“道”或“路”。随着弥生时期（公元前300年—公元



300年)水稻耕作技术的引进,农耕仪式和节日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后来成为神道的组成部分。

虽然“kami(神)”一词可用来指单个的神,它也可以作为集体名词指代众神,这些神灵早在遥远的弥生时代起便一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kami(神)”是日本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丰富多彩的方式表现出来。诸神中有自然之“kami(神)”,他们依附于神石、奇树、圣山及其他自然物体中。还有部落之“kami(神)”叫做“氏神”(ujigami),原本是某个特定部落的保护神,通常为该部落的祖先后被神化而来。还有人们在插秧和收获季节要拜祭的“田神”(tano kami)或稻神。“活神”(ikigami)则是有神力的人。与西方意义中的神最为相像的“kami(神)”是居住在高天原(Takamagahara,“天国”之意)的天神们。他们的首领是供奉在神道的中心神庙—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

公元6世纪,在民间广为普及先前组织松散的日本本土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开始逐渐系统化而成为“神道”,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此时传入日本的组织严密的佛教的影响。为了将皇室血统的合法性建立在坚实的神学和宗教的基础之上,公元712年和720年,《古事记》(Kojiki)和《日本书纪》(Nihon shoki)两书分别被编辑完成。这些书籍将王室血统追溯到众神的神话时代,讲述了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如何创造日本列岛以及天照大神(太阳女神)、月读尊(月亮神)、素戔鸣尊(风暴神)等主神的故事。据说,天照大神的玄孙就是传说中的日本第一位君主—神武天皇。

神道没有正式的经典,反映了它缺乏道德戒律。但是,神道却强调宗教仪式的纯净,以及与神交流时的心无杂念。

佛教(Buddhism)

佛教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起源于印度,公元1-2世纪传到中国并广为传播,最终在6世

中叶,百济国王向日本天皇赠送佛像和经书,由此经朝鲜传到日本。当具有影响力的亲佛教的曾我家族击败反佛教的宗派之后,佛教便在日本上层社会迅速传播。

圣德太子(574年-622年)因为支持法龙寺(位于今天的奈良县)的修建,而被认为是日本佛教的真正奠基人。

圣武天皇(701年-756年)将佛教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国教,并在奈良建造了东大寺,塑起巨大的佛像。然而,佛教和神道却依然共存。此时,掌控佛教的六个奈良宗派负责推行宗教仪式以造福于民,但是由于其本质上的强烈学术色彩,对一般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早期,“天台宗”和“真言宗”分别被僧侣最澄(767年-822年)和有“弘法大师”之称的空海(774年-835年)引入日本。这两个密宗教派逐渐成为日本宫廷最重要的佛教派别。

在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日本佛教有了两项重大发展。第一是“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1141年-1215年)创立了“禅宗”学派,后来“曹洞宗”的创始人道元(1200年-1253年)又对禅宗学派进行了改良。由于“禅宗”的率真以及对自律和静思的强调,因而在当时的武士精英群体中很受欢迎。“禅宗”修炼采用静坐沉思的方式,称为“坐禅”(zazen);还有非理性的禅谜称为“公案”(koan),这些都被当作达到“开悟”(satori)境界的手段。这两个派别的区别在于“临济宗”比“曹洞宗”更强调“公案”(koan)修炼的重要性。

另一项重要的发展是,各种广受欢迎的佛教宗派在平民大众中迅速传播。这些宗派包括“净土宗”,认为吟诵阿弥陀佛的名字是在西天获得重生的最好方法;还有“日莲宗”,强调吟诵《莲花经》的经文标题。

在江户时期(1603年-1867年),德川

佛僧在化缘

佛僧头戴斗笠,打坐化缘。
(照片提供单位:AFLO)



函馆正教会

1859年，俄罗斯领事馆建造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现存的教堂建于1916年。



幕府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归属于某个佛教寺庙，作为其控制民众、铲除基督教的手段的一部分。这一制度保证了佛教信徒的人数，但对激发佛教的活力并未起到多少作用。明治时期（1868年—1912年）伊始，政府希望消除佛教对神道的影响，并将神道定为国教。于是，在政府煽动的“反佛”情绪的浪潮中，这个强迫皈依佛教的制度遂告崩溃。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和现代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佛教正在重新确定其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作用。

基督教(Christianity)

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可以明确划分为三个时期：16世纪中叶基督教首次传入日本的时期；19世纪中叶日本结束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基督教在日本再次传播的时期；二战以后的时期。

基督教传入日本并遭到迫害

耶稣会传教士圣芳济 (Francis Xavier) 1549年7月到达鹿儿岛。耶稣会的传教活动集中在日本四大岛屿最南端的九州。到了1579年，6个大名（地方军事的封建领主）皈依基督教，当时大约有10万名基督教徒。耶稣

法事
为祭奠死者进行的佛教仪式。



会士的活动受到军事首领织田信长的善待；军事统治者 丰臣秀吉起初对他们也很宽容。然而，由于耶稣会士在九州的影响日渐扩大，面对这一形势，秀吉后来转而反对基督教，并于1597年在长崎将26名基督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德川家康于1600年成为事实上的日本统治者，刚开始还容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但是到了1614年，德川幕府开始禁止基督教，并将传教士驱逐出日本。此时日本有30多万名基督徒。据估计，约有3千名教徒被处决，大批的基督徒由于惧怕迫害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另外许多人则隐匿自己的信仰，以秘密的方式继续开展宗教活动。

重新传播

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后，外国传教士于1859年重新回到日本，虽然直到1873年他们才被允许公开传教，但在这期间，他们发展了3万多名“地下”基督教徒，分别属于在遭受迫害的200多年里秘密进行宗教活动的团体。

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从1873年起都开始活跃起来，尽管皈依者相对较少。基督徒在教育 and 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却很大。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参拜神社被推崇为一种爱国的义务，使这一时期成为众多基督徒的艰难时期。

二战以后

二战刚刚结束时，基督教的活动得到了占领当局的支持，但是成效不大。2017年，基督徒的人数为190万，仅占总人口的1.5%。

尽管表面上教堂式婚礼越来越流行，但基督教仍被许多日本人视为外来宗教而没有被接纳。由于对基督教的知识 and 兴趣在逐年增长，人们对这一宗教自然已不再陌生。然而，这种熟悉并没有导致信教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基督教过于强调对上帝的信仰的排他性，要求信仰绝对专一，排斥神道和日本佛教中的较为松散的多神信仰，这可能是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今日日本宗教

神道和佛教为主流宗教

城市化切断了许多日本家庭与某个寺庙或神社的联系，但是许多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既是神道教徒又是佛教徒。据日本文化厅2018年的统计，这2种宗教的信奉者约为1亿7150万人，接近日本总人口的1.38倍。在多数日本人的宗教感情中，神道和佛教是和睦共处而非对立冲突的关系。然而，对普通人来说，归属某一个宗教并不等于必须定期参拜神社或寺庙。多数人将参拜神社以及到寺庙拜佛当作一年一度的活动和纪录生命历程的特别仪式的一部分。

这些一年一度的活动包括：神社或寺庙节日、新年伊始首次参拜神社或寺庙（初诣 hatsumode），以及盂兰盆节的祭祖扫墓活动。纪念个人生活的某些阶段的仪式包括：新生儿的初访神社（miyamairi）、3岁和5岁男孩及3岁和7岁女孩的七五三节的神社参拜、神道的婚礼以及佛教葬礼。

新宗教

20世纪日本宗教最显著的发展是许多新宗教的传播。这些新的宗教广泛吸收传统宗教的教义，包括神道、佛教、儒教、道教、民间宗教和萨满教的各方面内容。新宗教的创始人经常被当作“活神”（ikigami）而为世人所敬畏。

据说，新宗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它们能够给那些缺乏心理和精神依托的人们提供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在过去来源于大家庭、本地社区和传统宗教。

1995年3月，东京地铁发生了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凶手为国际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袭击中13人丧生、6000多人受伤。自这起事件以来，日本加大了对新教派向其信徒施加非正常控制所产生危险的检查力度。

日本的宗教机构

	神道	佛教	基督教	其他
神社、庙宇、教堂、其他组织	87,696	84,382	8,626	35,427
神职人员（僧侣、牧师等）	71,142	355,886	30,852	199,358
信徒	86,166,133	85,333,050	1,921,834	7,743,714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注：这些数字以各种宗教组织提供的估计数据为基础，所以每年变动很大。
数据来源：文化厅（2019年）